



□陈琦

老家大年

想起以前老家那浓浓的年味，还真让人有些温暖的记忆。

那时候进入腊月，随着孩子们零星的鞭炮声，大街小巷的人会越来越多，爆米花的香味在袅袅的烟雾中飘来飘去，从此过年便拉开了序幕。

老家的年是从腊月开始的，但高潮还是在年三十和大年初一。人常说“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”，这一天巷里人特别多，好多在外的人赶回来过年，他们热情地和乡亲们打招呼。各家各户开始煮肉、炸豆腐、炸酥肉、炖排骨，满巷子都飘着一股浓浓的香气。

中午时候，人们就开始忙着贴对联、挂灯笼，门前墨香芬芳，一派热闹。侧门贴着“开门见喜”，门洞照壁上贴着一个大大的“福”字，院里的墙上贴着“满院春光”。水井旁要贴“井水长流”，鸡舍上贴着“金鸡满架”，风箱贴着“风如雷吼”，面盆上贴着“米面常有”，炕头贴着“身卧福地”。然后就开始在门前和院里洒水，一遍又一遍地打扫，把窗户和窗台擦了再擦，所有的家具摆放得整整齐齐。大人们把所有的好吃的摆在盘子里，孩子们想吃啥就吃啥，人人都是笑语盈盈。

进入傍晚时分，村里东西南北，大街小巷，此起彼伏响起震耳欲聋的鞭炮声，五光十色的礼炮在夜空中扶摇直上，门前灯笼流光溢彩，家家户户洋溢着一片喜庆欢乐。这时候一家人围在桌子前吃瓜

子糖果，喝着茶水，品着年夜饭，聊着一年的收获，谈着来年的打算，看着春节联欢晚会，大家都非常开心。接下来就是一家人开始守岁。守岁是件很严肃的事情，小孩子不准多嘴乱说，大人们也净拣好听的话说，大人们会给孩子发压岁钱。

正月初一，大约凌晨一两点，一些心急的人早就按捺不住开始放鞭炮了，接着四面八方的鞭炮声便会密集地响起来，这会儿你才会感觉到什么是震耳欲聋。四五点左右便是高潮迭起的阶段，那震天雷就像夏天的打雷那样响起来，各式各样的花炮不歇气地放起来，远处的炮屑落得满地都是。孩子们急着把放在枕边的新衣穿上，去院子放炮，大人们要忙着准备摆放祭祀时的水果馒头。初一早上吃早饭要吃饺子，桌上还有一盘凉拌的胡萝卜白菜。

吃完饭，便是向本家的长辈去拜年。出了门，巷里都是拜年的队伍，小姑娘穿着红红绿绿，一个比一个漂亮，孩子们疯跑着点燃零星的鞭炮。每家门前的台阶下都有一幅用白灰画的弓箭图，箭头对着外面，但不能对邻居的门。听老人说，这箭是用来射一种叫“年”的动物，也就是把所有不吉利的东西统统射去。拜完年，孩子们手里拿着压岁钱奔跑着……

老家的年，充满浓浓的传统文化味。其实，一件好的文艺作品都是作家匠心独具的虚构，而老家的年味才是不可复制不可虚构的艺术之作，是原汁原味的、永恒的、一代又一代人不断传承的文化之脉……

往事

最是难忘滚铁环

□王守忠

往事如烟，总在心头萦绕。匆促的人生旅程中始终有一种声音在耳边回响，它清脆悦耳，那就是童年滚铁环的声音。

滚铁环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孩子们常玩的游戏。那时候的男孩子最骄傲的事就是拥有一副铁环，推着它一路咣当有声，引来无数羡慕的目光。那种嘚瑟劲，一点不亚于现在的孩子们脚踩轮滑车在大街上自由穿梭，从人群中轻盈而过。我上小学那阵子，学校没有体育老师，更没有活动器材，课间活动常玩的游戏就是甩纸炮、抓五子、打皮牛、滚铁环。那时我们常常利用星期天用废旧的纸张在家叠纸炮，用青瓦碎片磨出精美光滑的五子，用柳木削出胖墩墩的皮牛，为了得到一副铁环可算是想尽了办法。记得我得到的铁环是家一位大爷从他家的旧木桶上拆下来的。这个铁环原本是箍木桶用的，它宽2厘米，直径如桶粗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。虽没有别家孩子的铁环那么轻巧灵便，但我毕竟有了自己的铁环，心里乐得像开了花似的。热心的大爷还找来一截“豌豆丝”（一种粗细如豌豆粒的铁丝），给我做了一个滚铁环用的小钩子。从那以后，这个铁环就成了我们兄妹4人的玩具。有时候为了各自多玩会儿大家还争得面红耳赤，常常让爷爷奶奶来断这难以断清的“官司”。

滚铁环这种游戏看似简单，但初学时却不容易，用力不匀，铁环就会像小孩学走路一样东倒西歪，让你手忙脚乱，难以控制。要控制铁环需要不少的技巧。钩要放在铁环中下部，用力要均匀，动作不可松懈，也不能僵硬，铁环一歪，把钩往它歪的反方向一斜，它就立刻正过来。最难的是转弯和减速，这个除了手腕与脚步的协调平衡，铁钩与铁圈的灵活配合，更重要的还是一种熟能生巧的手上功夫。正所谓实践出真知，功到自然成，那年月，也没个教练，但孩子们个个无师自通，玩得得心应手。那时候无论是学校操场、放学路上，还是家中院子里，处处可见孩子们滚铁环的身影，那些铁环虽然材质不同、大小不一、玩法各异，但那“哗唧唧”的声音时起时落，悦耳动听，至今还不时在我耳边回荡。



曾记得那时的我们经常在生产队的打麦场上举行滚铁环比赛，场面颇为壮观。比赛一般分为两类：一种是比速度和耐力，比谁把铁环滚得远、跑得快（有时也比看谁滚得慢而铁环不倒地），铁环倒地或晚到终点者为输。另一类是比技巧，看谁玩的花样多，那赛场就不是平整的空地了，而是选择斜坡弯道，有时还人为地设置一些障碍，在赛场上放一些空瓶子、砖块、树枝，要求选手们推着铁环绕着它们走。这时要是你能技压群雄，会像一个凯旋的将军，被人众星捧月地簇拥着。我的同伴居然会双手各自推动一个铁环，保持着同步前进，甚至可以在池塘边那倾斜的陡坡上绕圈滚动，犹如现在的飞车表演一般，引得大人们都来观看。可惜当时没有手机，无法将这些快乐与精彩拍摄下来。

斗转星移，时代变迁。如今，若是有人忆起儿时游戏时，我定会说是最难忘滚铁环。

品味

一方水土一方饼

□陈广洛

1983年底，我入伍来到北疆呼和浩特。尽管部队的伙食不错，但米饭居多让习惯面食的北方兵也一时不太适应，于是馒头就成了大伙儿渴盼的“香饽饽”。对于我们这些十八九岁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们来说，饭量大，训练任务重，馒头盆总是很快就见了底儿。还记得有个同乡战友的家人探亲，特意带了几个稷山饼子，我们像是大海里飘荡多日忽然发现了新大陆，欣喜不已，每人分了半个饼。虽说很硬，但咬将开来，弥漫舌尖的麦香依旧一下子穿过肠胃，煞是解馋。这哪是饼子，是溶于血脉的乡情和儿时的难忘记忆啊！

退伍刚上班不久，我在一家银行储蓄部门工作，每天早上都要跟车到网点巡逻。有时候来不及早餐就在门口摊位上买两个饼子，不用拌菜不用就汤，那茴香的韵味，椒盐的咸淡适中，芝麻的恰到好处，更有那层次分明的酥软、浓郁的麦香沁脾、入口的筋道糯润，加上外酥里嫩的烘烤，色泽焦黄油亮的外观和热腾腾的诱惑，谁可以抵御得了！一口下去，簌簌掉渣，唇齿生香。这样简易实惠而又欲罢不能的早餐此生足矣！

有人问，你这样爱吃饼子就吃不够吗？其实这样的话题我也问过很多打饼子的师傅，他们几乎一个口音：吃不够，放不下。这或许就是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的最现实生动的注脚吧。我常常在县城东街早市上买菜，附近有

个打饼子的李师傅，三十七八年纪，学徒四年后自己单立门户也有八年多了。聊天中得知，小伙子当学徒那会儿也是一路坎坷，一开始不是接续新面环节上出岔子，就是烤制过程中火候掌握不好，“次品”经常要“自产自销”，曾经一天吃过七个饼子。后来历经数月学徒、外出单干受挫，再返回扎实学艺、反复磨炼，李师傅终于顺利出师。

李师傅说：“顾客的嘴就是一道检验关口，除了食材配料的精心选购之外，发面醒面的时长，烘烤的火候掌控都不敢含糊一点，还有新面老酵面的接续，和气候变化的不同也要做出调整，全凭经验，现在竞争很激烈，要想立足长期，就得靠细节赢人。”每次到店铺，他总是忙得不亦乐乎。听他讲，一天三袋多面打了500多个饼子。我想，李师傅的经历也算是万千打饼子创业者的一个缩影吧。

除了麦香原味、三角油酥饼外，稷山饼子还有麻酱、葱花、红油辣椒等多种口味。当然吃法上也颇具丰富，可夹卤肉、鸡蛋、香肠、豆腐串及多种蔬菜等食材。夏日炎炎，饼子配凉粉、饼子就西瓜都是舌尖上的美味。数九严寒，饼子拌香味扑鼻的羊杂碎汤、饼子就热气腾腾的大烩菜都是当地席面上的“看家饭”，也指定让你食欲顿开，味蕾满足。

“运城饼子香，伴你走四方。”稷山饼子，稷山人一年四季最本真最踏实的肠胃犒劳，晋南人远在天涯海角背在行囊里的家乡味道。



那人

有友为医

□安新明

初识友人老吴是20世纪80年代。当时，我的胃不太舒服，在太原一医院做胃镜检查。有人建议我，找中医方面的专家看看。朋友顺口一说：“中医院有个吴大夫。”我便找吴大夫抓中药，连续喝了月余中药，慢慢好转直至痊愈。

这样，我和吴大夫成了朋友，大病小痛先咨询他。一次，我不知什么原因，一直拉肚子，原以为多喝水，顶顶就过去了。谁知越拉身体越软，几乎没法上班，找吴大夫开了几服中药，第三天恢复正常。过后，我到中医院做治疗检查，医生在电话里把化验结果告诉我：“你这么多化验指标，和小娃一样，都比较正常！”我很高兴。

2021年，腊月二十九夜，我的慢性胆囊炎急发作，疼得我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睡下也不是。没办法，老伴陪我去医院急诊开药。值班的医生给我做了腹部彩超后，开了止痛消炎药，说

喝上回去会缓解。但到半夜一点多，我还是痛得满头大汗，穿上棉袄又奔医院，打了止痛针。凌晨三点多，折腾了一夜的我，疼痛再次袭来。迫于无奈，我只好半夜三更打搅中医院的吴大夫。等我赶到中医院，抽血化验了一两个指标，喝了半袋药，不适的症状就慢慢没有了，早上8点还赶到机关开了退休干部年终茶话会。

我和吴大夫是几十年的好朋友了，当然不光是他，我还有很多医生朋友。前些年，曾在上海接送孙子孙女上学，身体也常有各种不适，在医院检查治疗，与就诊医生交流受限时，我总是把化验结果及医生治疗情况发给我的医生好友，他们会给我以指导，我的心情也就轻松了。我也希望每个人的人生要交几个医生朋友，要紧的时候能帮到你，十分有益。

